

往事如昨

# 童年赶年集

潘云强

我们村离中桥、高疃不远，20世纪50年代，我常随母亲去这两个地儿赶年集。

进了腊月门，每天去赶集的人“一淌淌的”（胶东方言，人多之意）。男人们多推着独轮车或牵着牲口，牲口驮几个盛满粮食的麻袋，而独轮车上则捆着一头大肥猪。也许因麻绳勒得太紧，也许意识到大事不妙，“黑面郎君”一路上哼唧个不停。猪推到集上宰杀后再卖掉。当时称卖粮为“祟粮”。总之，这些东西置换到钱后，要买过年物品。妇女力气小，赶集提个篓子或挑扁担，上面也放些用来卖卖的粮食，以及鸡鸭鹅和鸡蛋等，卖的钱同样用于置办年货。

赶集的女人出门前也往往要捋梳一番。比如母亲，简单地梳梳头、盘个发髻，再换身干净衣服。男人们则没有那么讲究，和平时上山干活差不多：上身穿一件露花棉袄，鞋子多为自家做的布棉鞋或一种称为“绑”的猪皮做的鞋，头上戴一顶油渍麻花的棉帽或旧毡帽。由于棉袄是贴身穿，里边没有衬衣，再加上很多人下身只穿件“灯笼裤”，为御风抗寒，腰上要扎个草绕子（草编的绳子）。这身行头是当时大多数胶东男人冬天的标配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集市上有这么几个行当。

粮油市，有卖麦子、苞米、黄豆、花生、地瓜以及花生油的。过年，粮油市是母亲必到之地。有一次过年，家里实在没有钱了，母亲忍痛从留的麦种里拿出五公斤麦子，到粮食市卖了，得来的钱买了过年的肉。另外，母亲喜欢一种叫豇豆的豆子，用它来包豆包、擀面条，味道很一般。

果蔬市。临近春节，老百姓纷纷把家里的青香蕉、红香蕉、大小国光苹果拿出来，到集市上卖，以求卖个好价钱。此外，还有山楂、柿子饼、石榴、山核桃等。蔬菜基本就是储藏在菜窖子里的白菜、萝卜、大葱“老三样”。豆腐在国人食谱和文化中也占有一席之地，母亲必须买几方豆腐。

年画市。那些花花绿绿的年画、大红的福字和对联，给年节增添了喜庆气氛。它们有的摆放在地板车上，有的就放在地上，为防止被湿漉漉的地面弄湿，卖画人会先把草帘子铺在地上。这里卖的东西，母亲都要样样数数买一些，她还特别喜欢窗花，我的第一本小人书也是在这里买的。

爆竹市。这里是集市上年味最浓的地方，到这儿的大多数是领着小孩的大人。烟台人叫爆竹为爆仗。那时市面上只有四种爆仗，大爆仗、小鞭、二个响的二踢脚，一律用旧纸或旧报纸做成，响了后地上一片白纸屑。当时的爆仗大多是村民们用土药制造的，质量不过关，工艺粗糙。有的大爆仗开花时间很短，一点就爆，伤人的事屡有发生。

鱼肉市。卖肉的通常是现杀现卖，屠夫行当过年特忙。杀好的猪肉、羊

肉，用铁钩子明晃晃挂在杆子上，或摆在木案子上。鸡鸭鹅有卖活的，也有卖宰杀了的。虽说“狗肉上不了桌”，但也有卖的。我们村当年属栖霞管辖，村民口中有一句“臭鱼烂虾到栖霞”的老话，话虽这么说，过年仍能买到刀鱼、鲅鱼、黄花鱼及对虾等。妈妈囊中羞涩，一边掏钱一边喃喃自语：“真个的，过年连个鱼还吃不起？”明显有为自己壮胆的意味。

生产资料市。尽管临近春节，但卖锄镰锨镢等农具的摊位总断不了人，光顾这里的大多是家中的主要劳力。勤劳朴实的人们，春节未过就在为来年的生产做起了准备与盘算。这儿往往还有铁匠铺，不少人会来此定做农具。铁匠铺伙计拉着一个很大的风匣，发出“呼嘎呼嘎”的声音，炉火映红了铁匠们古铜色的脸颊，有节律的叮叮当当声响彻集市。集市上的铁匠铺不是那种只做“一锤子买卖”的游商，是常设摊位，手艺信誉有保证。

集市上还有些服务项目。首当其冲的是剃头棚。过年了，理个发，精神一下。壮年及老年男人基本剃光头，一并刮刮脸；而小青年千篇一律理“锅盖头”，这也是那个年代年轻人最时尚的发型，怎么看都像头上扣了块西瓜皮。还有磨剪子戥菜刀的，附近的村民，过年都会把家里的菜刀拿来磨磨。

小吃市。小吃市有油条、面鱼、包子、面条、豆腐脑、馒头等，这儿人声鼎沸，油烟味最重。只要来赶集，母亲都要给我买个火烧，火烧上面有一层芝麻，喧腾腾的，很好吃。集上有个小饭馆，里边摆几张八仙桌，主食以面条和水饺为主。男人们卖完东西，有钱了，会进店要盘猪头肉、油炸花生米，再来个炒菜，喝二两，让干瘪的肚皮提前尝到年的盛宴。大集上到处都有卖冰糖葫芦的，平庸的山楂蘸上糖，串到一起，秒变为可咸可甜的冰糖葫芦。山药豆与软枣也不少，一样被插在麦秸靶子上招摇过市。此外，吆喝卖炒花生、炒瓜子的声音不绝于耳。

集市上没有卖衣服鞋帽的，这些只有国营的供销社和百货商店才有卖的，但有卖手工布鞋垫的摊位。另外，走街串巷卖针头线脑的货郎此刻都扎堆到集上。家庭主妇们来了，她们围着货郎问东问西。偶尔有一两个面目清秀、衣着光鲜的女孩，立刻会成为所有人目光追逐的焦点。妈妈往往会给姐姐买些雪花膏、头巾及发卡子。集上卖柳条编制品、草编制品的也不少。

牲口市。因驴拉马叫，牲口市不设在街里，往往安排在村外比较空荡的地方，记得高疃集的牲口市在一个河滩上。你很难想象，在这些老牌“牙子”们你一言我一语看似漫不经心的交谈里，实则暗流涌动。卖小猪、小羊的地方人最多，我家养的小猪，大部分是在牲口市上“抓”的。

半个多世纪过去，童年赶的那一场场年集，仍经常浮现在我眼前。

烟台故事

## 胶东女诗人李长霞

张发山

我国古代是男权社会，却诞生了许多驰骋疆场的女英雄，如花木兰、梁红玉、唐赛儿；同时亦出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奇女子，如蔡文姬、李清照、朱淑真等，因而就有了“巾帼不让须眉”的说法。今天要讲的，是晚清北方文坛“诗古文词，冠绝一世”的女诗人李长霞。

李长霞（1825—1879），字德霄，清道光五年（1825）出生在掖县（今莱州市）城内的一个官宦之家。祖父李兆元，字勺洋，乾隆举人，官至河南布政使，著有《十二笔舛杂录》；父李图，字少伯，嘉庆拔贡，天资卓越，读书一目十行，工诗古文词，时与柯培元、刘耀椿、李汀璋并称“山左四名家”，官至博兴教谕、直隶无极县知县；其兄李吉伦亦是当时有名的诗人。李家藏书甚丰，上自周秦下至明清，诗词歌赋、文史经典、野乘稗史等应有尽有。浓厚的文化氛围造就了李长霞良好的成长环境，她从小敏而好学，酷爱诗词。在书籍的海洋中，李长霞纵情遨游，如鱼得水，终日手不释卷。通过父兄的指点与教诲，她少女时代就显露出颖异的才华。

清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），李少伯应邀主讲济南尚志书院，李长霞亦随父母客居济南。不久，她即以雅善吟咏知名于山东学界，一时无人不知李家有一才女名唤长霞。此时，胶州秀才柯蘅恰好也在尚志书院就读，李少伯爱其才学，又得知他是柯培元之子，惺惺相惜，便把爱女长霞许配给他。两年后，两人喜结连理。柯蘅虽未得到功名，但他长于经史之学，尤以善诗闻名于世。婚后二人志同道合，琴瑟和谐，感情十分融洽。柯蘅非常佩服妻子的才华，长霞也支持丈夫对经史学的研究。

李长霞诗学“三唐”（初、盛、晚），风格以追忆往事见长。她早年的作品，大部分毁于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捻军攻打胶州，当地死难者三千余人，柯家藏书尽毁。对此，李长霞在《锦斋诗选》跋中以及晚年力作《乱后忆书》中都有记载。作者藏了那么多书，却在战乱中一把火被焚个精光。全家流离失所，百姓遭受苦难；没有书，只能凭记忆“空腹”对子女讲解唐诗之美了。

为避战乱，李长霞举家西迁至潍县，待时局稍有稳定，便将途中所见所闻写成《辛酉纪事一百韵》《旅行杂诗》等。诗中多为发乱离之慨，做动荡之叹，不少诗家认为可配杜甫的《三吏》《三别》。如《莘县途次》：

客路过莘野，孤村落日低。荒田多白亩，矮屋尽黄泥。饥下呼群雀，寒栖上距鸡。萧条民业少，生计悯苍黎。

又如《胶莱道中》：

停车向古道，乱树冷斜曛。落叶欲迷径，远钟多在云。溪流经雨急，山色对烟分。回首乡关近，令予思绪纷。

景中有情，情中寓景，韵律格调均见唐音杜风，备受赞誉。

在潍县，全家定居于西望留孙家村，李长霞不久便与邑地诗人郭绥之、郭杭之、刘抡升等共结“西园诗社”，切磋吟咏，唱和不辍。此时，她已是四个孩子的妈妈了，创作势头正炽，实令诗社须眉自愧弗如，《锦斋诗集》就是这时期付梓的。除此，《山东通志》评其诗曰：“追从杜陵，……五律亦纯乎盛唐。”

李长霞向来重视家庭教育，便是在从胶州移居潍县途中，还“昕夕教子女经史词章之学无少间”。民国时期政治人物徐世昌在其《晚晴簃诗集》中，收录李长霞诗作计七十三章，其中《戒子诗·其一》引经据典，劝儿子讲求实学，珍惜光阴，足见一位母亲的远见卓识：

羲和无返轡，夙贤惜分阴。念尔流离子，少小值苦辛。荒废惜往昔，澁俯慎在今。媿修苟不力，老大俟相寻。乾行贵不息，纤条成修林。

大意是：日月之行不会勒马回缰，古代圣贤都珍惜光阴。你从小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，而今更要勤奋学习。高尚的品德是努力取得的，否则，就会“老大徒伤悲”。天道贵在自强不息，纤细的枝条终会长成高大的树林。

正因如此，李长霞的儿女在她的潜移默化与谆谆教诲下，均在史学、经学、文学方面颇有成就：两个儿子劬懃和劬恣，双双考中进士；两个女儿劬慧和劬蕙，也以“雅擅词华”而闻名。尤其是次子柯劬恣，学识渊博，是国内少有的史学大家，这与家庭教育不无关系。故清末文人陈恒庆说：“先生（柯劬恣）固征早慧，亦深得力于母教耳。”

李长霞工诗之余，还将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——《文选》予以校正、注释。这项工作工程浩繁，不但要有深厚的文学功力，而且还要具备经、史、训诂、音韵、校勘等多方面的知识；然而，这些难点，对于才女李长霞来说，举重若轻，小菜一碟。果然，八卷本《文选详注》不久即付梓面世，她用自己的才华书写了这一名作，在我国的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